

谢昌達◎著

青春奧秘

青年的历史存在与社会角色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青春奥秘

——青年的历史存在与社会角色

谢昌達◎著

出版资助单位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民精神与素质研究中心
河南师范大学青少年问题研究中心

“后现代视野与青年研究丛书”编委会

名誉总编：谢昌達 金志堃

执行总编：孙抱弘 高中建

编委会主任：孙抱弘 余双好 高中建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建青 方巍 关颖

吴端 黄海 孟利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春奥秘：青年的历史存在与社会角色/谢昌遠著.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7.5

ISBN 978 - 7 - 5177 - 0676 - 2

I. ①青… II. ①谢… III. ①青年—研究—中国 IV. ①D432.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85232 号

书 名：青春奥秘：青年的历史存在与社会角色

著作责任者：谢昌遠

出版发行：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5177 - 0676 - 2

经 销 者：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印 张：19.5

字 数：350 千字

版 次：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8.00 元

联系电 话：(010) 68990535 68990692

购 书 热 线：(010) 68990682 68990686

网 络 订 购：<http://zgfzcbs.tmall.com>

网 购 电 话：(010) 68990639 88333349

本 社 网 址：<http://www.develpress.com.cn>

电 子 邮 件：10561295@qq.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请向发行部调换



REFFACE

总序

一

“青年”的概念起于对“青春”的认识。屈原在《楚辞·大招》开篇中说：“青春受谢，白日昭只，春气奋发，万物遽只”，汉代文学家刘向解释为春季来临。这种将青年现象与自然现象相统一的对青春的赞美，古诗文中还有不少。青年作为人的理想形态的出现，亦源远流长，法国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兰推论从原人向智人进化的过程中存在族类的青春化。这里暂且按下不表。我们想说的是，中国社会在前进，中国青年也在进步，作为时代晴雨表与时代性格的青年，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转型有着最为敏感的反应。首先，青年要求个性解放的价值转变与个人物质利益得到承认的社会环境是相适应的；其次，社会流动的增加与就业政策的改变又增加了青年追求的自由度；再次，大众文化的兴起填平了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高雅文化与世俗文化的鸿沟，培养了青年民主、平等的意识。经济发展、自主意识增强、用消费与时尚实现自我的身份认同，以及追求世俗化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等等，无处不沾染上后现代的气息。

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使得现世生活、感官享受读得到了肯定，青年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凸显。世俗化的进展增强了青年的自主性、主体性，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使青年社会化的传统模式在主客观上都发生了变化，由家长、教师、领导主导的生活、学习、工作，演变成为在同伴的水平联系中个人有了更大可能性的选项，青年成为自身社会化的积极参与者，

而网络在青年的交流平台和展示平台。80后、90后突出的特征就是网络一代，跨文化收集信息的一代。网络对当代青年不仅具有极高的娱乐价值，而且是组织公益性互助性活动、进行各种讨论、作为政治或准政治交流的工具。

后现代社会中，一方面是价值的多元化、相对化，对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可以用个人的标准任意解释，何谓幸福美好的人生已没有普遍而客观的评判尺度；另一方面，由于在个人无限选择的机会面前却不具备选择的能力，人的依附性从对神转向为对物，认同于科技飞速发展所造成的现代社会结构与文化模式而成为赶时髦、随大流的“单向度的人”。这种种社会心态在青年身上一样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映。

后现代化主义将“启蒙”与“理性”重新拆解、拼贴，构成新的“景观”。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是“改弦更张”、“脱胎换骨”的一代人。在“寂静的青春”内部有着并不寂静的涌动。

青年研究以青年为对象，无法回避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讲，青年研究是当代史的部分叙述和解释，而有关青年研究的立场、视域、文本、方法、观点以及修辞，一直是我们探索和交流的问题。自从青年被作为研究对象，青年研究被纳入社会科学以来，对其的“理论反思”和“方法探索”一直未间断过，将青年研究从单纯的“问题研究”或“对象研究”的水平，提高到学科研究的水平，一直是我们孜孜以求的。青年研究既要做大——让更多的人来关注青年、研究青年；青年研究又要做小——坚持研究青年的深层次问题、青年的个体问题，一直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

经过几年的沉淀，由孙抱弘先生主编的“后现代视野与青年研究丛书”即将陆续出版，这是青年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总结，它相对完整地呈现了目前国内青年研究的基本水平，而集中为“后现代”的青年研究，并以这样整齐的面貌呈现，尚属首次，其学术视野和思想高度令人期待。为此，我们感到由衷的欣慰，同时寄希望于后来者。

谢昌達 金志堃

2017年5月4日

自2007年起，在中国青少年研究界的几位元老——特别是谢昌達与金志堃教授的督促推动下，我斗胆组织了三届“青少年研究基础理论建设”研讨会。规模不大的研讨会本意只在于对近30年的中国青少年研究，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作些后顾前瞻，想不到会议得到了全国青少年研究界的热烈反响与积极支持，社科院系统的沈杰、关颖、吴小英、黄海，高等院校的余双好、马建青、方巍、高中建、王东莉、姚建龙，共青团院校系统的田杰、陆玉林、张华、宋国力、钱永祥、陈亮、涂敏霞等青少年研究界的宿将新秀纷至沓来，会议人数只有几十位，却开得热烈而深入，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一些青少年研究界的后起之秀得到会议信息不远百里、千里寻踪来会，并要自付一切会议费用。正是在全体参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三次会议都取得了些许进展。正如会后一些学者对这几次研讨会进行的回顾总结那样，这几次会议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会议的讨论有了更清晰的学术自觉，也更加深入和透彻。为此，召开首届研讨会的2007年被称为“青年研究的理论反思年”（蒯敏、蔡富有，2008；吴小英，2012）；

二、由于学者的学科立场与话语系统的差异，“讨论的主题也在不断地重复和争论中裹足不前，难以达成统一共识”（吴小英，2012）；

三、这种状态反而为多学科视角的引入和青年研究领域的拓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也给青年研究带来了多元化的开放空间以及范式变革的可能性（吴小英，2012）。

我很同意学者们的上述见解，从建构论与过程论的后现代哲学立场观之，我们的三次研讨会只不过是青少年研究和基础理论建设长河中的一个节点或浪花，是对以往研究与建设的当下水平的评估与预测，是对未来发展的可能的展望。研究还要进行，理论还要发展，我们只是展示问题、讨论问题，并不奢望传统意识中的“统一认识”，也不妄求现代意识下的“体系建设”；我们只希望这样的研讨会能多少有助于青少年研究事业的发展，以及对实际的

青少年工作有所推动。

在这三次研讨会上有两个问题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也正是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使我们决心来编撰出版这一套丛书。这两个问题是。

一是学科建设与基础理论建设的关系。

如果撇开生存与经济需求的因素——尽管这在中国的社科生态环境中极其重要。我以为：首先，学科建设与基础理论建设分属于青年研究同一目标下的两个层面，学科建设以知识、理论与方法的系统传授为目的，有助于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培养，其建设的侧重在于学理的积累、梳理与传授；基础理论建设，侧重点在于问题研究，青少年研究说到底是人的研究，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研究对象。可以说，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研究实际上都隐含着人或人性的研究内涵，所以人的研究、青少年的研究当然是一个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性和整合性研究，更是复杂性的问题研究。由于学理研究与问题研究存在着明显的分工，所以学科建设与基础理论建设显然应加以区分。其次，学科建设与基础理论建设又是相辅相成、相依相存的。面对问题研究的基础理论吸纳多学科的理论成果用于青年研究，一些经过反复运用验证的概念、观点、理论框架应当不断被充实到学理研究中，推动学科建设；与此同时，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工作者、研究者通过相对稳定的学科培训，投入到实际的问题研究，即基础理论的运用与发展中。正是在这样的互动中，学科建设与基础理论建设不断地演进发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问题研究、基础理论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基石或底座。事实上，人类社会中并不存在纯粹的学科与学理研究，学科建设、学理研究不是“避风港”，也非“自娱之地”，必须面对而不是背对不断出现的各类社会与人的发展问题；最后，我们 also 可以说，人文社会科学的最终目标都将指向社会与人，指向自然—社会—人类的和谐发展；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是不是也应该指向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健康和谐的成长与发展！如果由此生发开去，我们是否可以说失去了问题意识与人文指向的社会科学研究，极可能陷入迷途。为此，在从注重经验综合、习惯笼统而感性的传统研究向注重学科分工、强调数模推演的现代研究转型时，更要警惕这种倾向性的问题。

二是不同话语系统中基础理论建设的对话与梳理。

反观三次研讨会上，许多学者的观点、理念、理论分歧不少的原因或很主要的原因，就是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的三套话语系统在对话，这就很难或几乎不可能就同一个问题达成共识。比如，学科建设的过分强调，实际上是受自然科学研究分科思路影响的现代话语系统的核心理念，所以持这一话语系统思考的学者极为重视学科体系的建设就理所当然，而希望用几本教科书来稳定学科建设、体现学科建设成果的设想也在情理之中。事实上，在我们的三次研讨会上，自觉或不自觉持这一话语系统的学者占较大比例。

鉴于我们正处于后发型的现代化进程之中，传统的、现代的话语系统均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不过，我们也需要更前沿的瞻望与后现代的思考，这无疑也有其必要性与必然性，同时这也是我们在三次研讨会后，深感要将基础理论建设引向深入的可能的新努力方向。为此，我们再一次斗胆进行这一尝试——希望能在后现代的视野里对青年研究及其基础理论建设的进程再尽绵薄之力。

这里具体到写书与编书，就有了对三个话语系统的“划分”与“梳理”的问题。本人以为，青少年研究存在着三套话语系统，这是我在去年的青少年基础理论建设工作会议（2012.10.乐山）提出的一个假设性的命题，是站在社会科学当今发展的认识水平上，试图对青少年研究学术发展作一个探索性的概括，也是一个需要加以梳理与论证的命题。所以，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只是“梳理”，而且是初步的梳理，还很难对三个话语系统作十分明确的划分。这个命题只是为了使我们对30年来的青少年研究的学术发展脉络把握的视野有所开拓，由于是假设，这个命题当然也应接受“证伪”的检验。但是，无论如何，这总是一个较新的总结思路，或许能把我们引入一个新天地，走出“就事论事”或原地踏步的困局。更何况，在论文编选与专著撰写的过程中，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对青少年基础理论的建设应该是利大于弊的，当然我们这里大致要明确两点。

第一，关于话语系统的梳理主要是从蕴含于论文著述中的哲学立场与思维方式上去梳理，比如，强调结构主义、本质主义和历史规律的应属于现代话语系统；倾向建构主义、非本质主义和过程论的则属于后现代话语系统。

当然，实际著述中的哲学立场，应该从作品的整体上去把握，而不是仅凭作者简单的表态。此外，一般大致可以省察到：前者天生具有“固态”研究的情结，思维方式倾向于线性与平面性，追求确定的体系性的理论建设模式；后者则已有了“液态”研究的意识，思维方式趋于多维多元和复杂，容许不确定而流动的开放性理论建构。

第二，具体到实际的论文著述之中，可能只有一套话语系统，可能混杂着两套乃至三套话语系统，那只能从通篇的基调上去把握，甚至也要经过编撰者充分的讨论来确定。这种讨论乃至争论可能是非常有趣和有意义的。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由于编撰成书的过程有快有慢，所以我们采取了完成一本、出版一本的做法，尽可能在2~3年内结束第一辑的出版工作。

孙抱弘

2017年5月4日

总序一作者介绍

谢昌達：中国青年社会学会原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青年研究室原主任、《青年研究》原主编，“中国青少年研究事业终身成就奖”获奖者。

金志堃：国际青年社会学研究会前副主席、中国青年社会学研究会前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前任所长。

总序二作者介绍

孙抱弘：上海社会科学院国民精神与素质研究中心主任，青少年研究所研究员，《公共世代与现代人》主编，兼任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常务理事。曾担任青少年研究所副所长、《当代青年研究》主编。



REFFACE
推荐序

这是一次探索与发现之旅。追寻青春脚步，穿越时光隧道，历八载寒暑，以耄耋之年，谢老凭坚韧的毅力和满腔热情，完成了对青年历史的一段艰难探索。创臻辟莽，前驱先路，在中国青年史研究领域，谢老无疑是一个先行者；爬罗剔抉，钩沉辑佚，于开创中国青年史研究，谢老无疑又是一个苦行者。在历史中发现青年，在青年中发现历史，是这次探索之旅的初衷，也是它所追求的一种学术理想，因此又可以说，谢老是青年历史研究路上的一个朝圣者。而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一切都是从谢老 80 岁那年开始，而今，谢老已年届九秩……

青春作伴，总会给人以无限美好的期待和畅想。青年研究，在根本上应该属于青春的事业。“青春相守望，结伴少年行”，可以认为是青年研究事业发展和青年研究者生存体验的生动写照。谢老的经历，或可验证这种独特的认知、理解和感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青年研究走过了它将近 40 年的一段历史。谢老既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参与者和开拓者，也是其自始至终的践行者。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创办《青年研究》开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谢老一直笔耕不辍，在青年研究领域颇有建树，曾荣获中国青少年研究事业终生成就奖。记得 1991 年 3 月在北京的一次青年研究座谈会上，谢老讲到，搞青年研究，有 60 岁以后人生拼搏重新开始的味道；30 岁不学艺，60 岁重新开始，尝到其中一些酸甜苦辣。当时他还满怀热情地提出，希望能够有人写出一本像西蒙·波娃的《第二性》那样无国界的关于“青年人”的“圣经”。

创办《青年研究》那年，谢老已 50 岁；60 岁以后，再次开始拼搏；80 岁，走进青年的历史……《青春奥秘：青年的历史存在与社会角色》，是谢老走进青年历史获得的部分重要成果。惶惶二十万字，面对它，作为青年研究的后来者，有沉思，有感慨，更难免有几分激动！

回顾中国青年研究过去几十年走过的学术历程，一方面，我们会欣喜地看到它所取得的诸多成就，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历史，尚未真正进入这一研究领域和研究者的理论视野。最突出的表现是：有关青年的重大历史题材，几乎无人问津；现实青年问题的阐释很少做历史追溯；有关青年历史研究的优秀成果极其少见；大量研究成果堆砌，但总体上缺乏一种坚实而厚重的历史感。中国青年研究最缺的是历史。重返历史，或走进历史，或许是中国青年研究发展的当务之急。

在历史中发现青年，在青年中发现历史，是青年研究亟待确立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青年研究不能脱离现实，脱离现实将没有实际存在的价值；同时，青年研究必须重返和走进历史，否则不能构建自己的知识谱系和完成自己的知识积累，而没有自己知识基础的任何理论研究都将是没有前途的一种学术自恋和话语虚构。在我们的大量研究中，出于实用或功利的目的（或由于视野的偏狭和理论的短视），更多关注的是现实的、表层的或所谓热点的、时尚的青年现象或问题。当我们敞开历史的视野，将会发现，青年不仅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力量，更不仅仅是那些流行时尚的弄潮儿，同时也是历史的创造者。17 世纪意大利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维科曾讲到，评述人类生活，亦即讲述历史的，是老年人，而“各民族的创建者则是青年”。这是关于青年的历史观最早的，也是最明确的表述。黑格尔则认为：“解释历史，就是要描绘在世界舞台上出现的人类的热情、天才和活力。”这种热情、天才和活力，只有在青年中才能得到最充分的体现，才能化为一种新的时代精神。黑格尔将这种历史与时代精神称为“青年精神”和“青春化”。这种关于青年的历史观，已成为西方有关青年和青年研究的一种思想文化传统。在西方有关青年的研究或论述中，历史从来都是其最主要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背景。西方学界关于青年与历史的论述，绝不鲜见，而且成果丰富。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吉利斯（John R. Gillis）的《青年与历史——欧洲年龄团体的传统与变化》

(《Youth and History—Tradition and Change in European Age Relations, 1770—Present》，1971年初版，1981年增补再版），在增补版的“补论”中作者明白地解释道：“本研究是某个特殊的历史瞬间，也就是1968年——这是发生了戏剧性变动的一年——的产物。”历史论述和对现实的分析在吉利斯那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在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中他发现了历史，在历史的追溯中他重新发现了青年。

国内有历史学家说得好：“我们身边的每一处能够被言说、被体悟的事情，如果不能够获得历史解释，它都无法进入理性的思索之中。从历史中获取意义，获取人生在某个时刻具有的确定性和行动的立足点，这是试图了解历史的人所追求的。”马克斯·韦伯指出：“社会科学的最终目的不是追逐新观点和新概念的建构，而是致力于认识具体历史联系的文化意义。”赖特·米尔斯则将历史作为“社会研究的主轴”。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我国的青年研究中，这些重要的思想观点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淡忘了。毫无疑问，这将严重影响我们对青年研究的一些重要概念、范畴、观点、方法的认识和理解——什么是青年？青年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中西青年的发生发展是否遵循同一道路？这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既需要我们联系中国青年的现实做出解释，更需要我们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做出回答。同时，更有必要基于我们自己的世界观、方法论，特别是历史观，对有关青年的某些带有根本性、普遍性和规律性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贡献于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对于青年的认识与理解。

如何界定青年的历史？或者说，我们如何理解历史上的青年？青年的历史将从哪里开始？研究青年历史，诸如此类的问题必须是首先要回答的。但是，这些看似简单、浅白，甚至已成定论的问题，恰恰隐涵着诸多深刻的理论难题。在这里，不可能对这类问题做更多论述，只能表述我们自己的观点，即：青年的诞生，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而绝不仅仅是某种“现代性的后果”。这决定于青年存在的三种形态：自然的（生命过程）；社会的（成长过程）；历史的（世代过程）。因此，青年的历史，必然会追溯到久远的过去，不仅仅是近现代，而是古代，以至人类文明的源头，甚而是人类进化史的开端……

青年研究，是对青年存在的终极追问和探寻。它可能与某些所谓的“本质”或“规律”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对青年的天性、人性或人类性问题的深刻洞察与理解。如果说有所谓青年本质或规律的话，那么这种本质和规律只能隐含在青年的天性之中，深藏在青年的自然之中，它来自生命创造的本源，来自自然界和人类进化的源头和人类文明悠远的历史。青年，处于生命运动与社会运动的交错点上，正是在这一交错运动的过程中，人类的生命形式，呈现出无限丰富的多样性。历史总是充满悖论甚至是吊诡！但青年的出场和在场，他们作为一种“力量”和具有“青春活力”的种种历史表现，又总是赋予历史以无限的创造性想象和快乐（美、艺术、情欲、爱、享乐等），而人类进化所奉行的即是创造、想象和快乐的原则。按照这一原则，我们或许能够对欧洲18、19世纪青年掀起的浪漫主义、狂飙突进运动以及20世纪60年代西方青年的反文化运动乃至中国的红卫兵运动做出一些新的理解。恩格斯在早年曾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在晚年，他又说：“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这意味着，历史，将揭开人类社会的斯芬克斯之谜。我们要真正认识和理解青年，也必须先回到历史——包括人猿揖别的那一刻。

如果说，在前面一段谈到的是关于青年历史研究的历史观问题，那么，这里涉及的将是一个方法论问题。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在关于青年与历史关系的理解上，存在诸多的理论难题。而要真正解答这些难题，仅仅面对现实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更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经验感受，包括神话的、宗教的、民俗的、艺术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对青年研究来说，青年，首先不是一个思辨的对象，而是需要你用生命热情去体验去感受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青年，如同青春的概念一样，是一个隐喻，一种象征，一部神话，或者是一种有关生命、理想、希望、未来等的信仰。然而，正如国外学者所说，“某些隐喻的历史使我们窥见了世界的精神态度和看法，古往今来是如何演变的”。因此，有关青年的历史研究，还需要想象力。历史的想象，可能是最彻底的想象。西方的人类学和艺术史家发现埃尔塔米拉洞穴中几万年前留下的壁画中，有年轻人的形象和成年仪式的画面，这种近乎康德所谓的历史“臆想”，实际上也为人们提供了在历史穿越过程中获得的关于青年的历史想象。

随着西方新史学，特别是新文化史、新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关于青年史的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中国青年研究在这方面无疑是一个最薄弱而且至今尚未引起相应关注的重要环节。中国青年研究，应借鉴国内外青年史研究的优秀成果与经验，在青年史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可喜的是，我们已经看到，在国内学界相关学科的一些研究中，这方面的成果已愈益增多。著名秦汉史学者王子今关于秦汉少年的研究发现，秦汉少年是一种重要“社会力量”，“少年”作为一种特殊社会力量受到重视始于先秦时期，秦汉少年体现一种“时代精神”，是中国“游侠社会的基础”，对后世会党运动具有“先导性的影响”。还有研究者认为，中国文化，从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至当今，始终呈现出一种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强大力量，表现出一种朝气蓬勃、生生不息的“少年精神”。还有学者提到，汉五陵少年任侠纨绔，或可见中华青年文化之滥觞。著名学者林庚于20世纪40年代唐诗研究中提出的“盛唐气象，少年精神”的观点，近年来再度受到研究者热情关注。有研究者注意到，两汉乐府诗中出现了大量以少年命名的诗歌，《全唐诗》中少年诗大约有230首，李白约有70多首写少年的诗歌。这些诗作或刻画少年义侠轻财尚义、刚毅勇武、安定边塞之豪情壮举，或表现其斗鸡走马、纵酒狎妓的游猎宴乐生活，生动呈现汉魏少年承先秦任侠风尚之余绪，呈大汉威武刚健之雄风，至盛唐时期则演化成为一种尚武重力、浪漫无羁的“少年精神”。研究者认为，这是一种时代精神和民族气节的文化表征，是华夏文明青春浪漫的文化记忆。

关于近现代青年研究最值得关注的是桑兵的《晚清学堂与社会变迁》，还有台湾学者梅家玲的《发现少年，想象中国——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现代性、启蒙论述与国族想象》，留美学者宋明炜的《从“少年中国”到“老少年”——清末文学中的“青春”想象及其问题性》《现代中国的青春想象》，这些作品“历史化地理解20世纪上半期中国青春话语的兴起和演变，在此基础上考察它在中国现代性想象中的位置和功能”，都非常值得一读。王富仁关于创造社与中国现代青年文化起源的文章，陈思和依寻少年情怀、青春主题、革命话语的逻辑变迁解读五四新文学，读来也颇受启发。陈映芳的《青年与社会变迁》也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中国青年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做了很好

的梳理。

几乎人类历史上的每一场革命，都伴随着青年的狂欢，从陈胜吴广起义到法国大革命，到20世纪60年代的计算机革命……当我们真正走进历史的时候，不难发现这一显著的事实。著名学者汪晖曾在一次讲座中说过：“讨论青年、讨论青春、讨论新的政治，实际上意味着我们要界定自己跟历史的关系。”著名学者蔡翔说：“在某种意义上，中国革命的历史，实际燃烧的就是青年的激情，而围绕这一历史的叙述和相关的文学想象，也可以说，就是一种‘青年’的想象。”这些，都会给青年研究，特别是关于青年的历史研究以深刻启示。

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才能敞开青年研究的历史视野。历史，将赋予中国青年研究以一种崭新而独特的精神气质，中国青年研究也将从历史中获得异常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和对经验世界更多样的感性与情感体验。

敞开历史视野，是中国青年研究走出碎片化、平面化、功利化等流弊与困境的重要途径之一。走进青年的历史，走进青年发展、变化更深远、更宏阔的历史背景，在历史中理解青年发生、发展和社会存在的价值，发现青年之于历史变革与社会变迁的意义，对中国青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做出合理的解释，同时，从历史，特别是中外思想史、观念史、社会史等研究中，不断发现和汲取新的经验、理论、学术和思想文化资源，这即是历史对于青年和青年研究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谢老的《青春奥秘：青年的历史存在与社会角色》，正为此而孜孜以求，付诸八年的不懈努力。在书中“作为社会创造物的青春期”一章中，谢老明确提出需要“从社会历史总体的角度考查青年”“希望青年研究能具有这样一种总体的视野”，认为青年研究的很多命题需要“综合各学科的成果，站在社会历史总体的高度进行探索”。这是贯穿谢老全部青年历史研究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一种认识的高度和历史的视野。遵循这一思路，从人类文明的源头开始，谢老一路走来，以一个探索者的胸怀、决心、勇气和反思精神，对人类诞生时期的青春奥秘，对中西方青年的历史，展开总体性的描述和思考。从“青年猴”到“青年神”，从古希腊罗马青年、中世纪和文艺复兴青年，到近现代和后现代青年，视野深远宏阔，思想充满智慧。谈到中国历史上的青年，

谢老对日本学者横山宏章所谓的“中国尽管有数千年的历史，那其中却见不到热血沸腾的年轻人”的说法，据史据理，铺陈驳议；对中国当代青年，特别是“特殊历史中的特殊世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青年，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谢老更是着力尤深，有批判，有反思，有告诫，有期待……这一切，无论对于中国青年研究本身，还是对研究者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谢老的研究表明，如何敞开青年研究的历史视野，首先是历史观问题，或者说，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应该意识到，没有对历史的追问，就不会有理性的思考。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定律。对现实问题的任何解释，答案都已在历史中。对青年的理解，应建立在对历史的深刻认识之上。

走进历史，我们将可能重建自己的青年观，将可能发现青年的存在及其发生、发展等问题不仅仅具有现代社会学意义。历史证明，青年不仅是一种实体性的社会存在，更是一种价值、理想和信仰。青年的诞生，不仅是近代西方开启的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后果”，更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谢老的研究，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历史上到底有没有青年？如果没有，为什么？如果有，关于青年的历史叙事应该从哪里开始？另外，还将遇到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将“青年”概念置于现代中国语境中考察其发展的历史脉络，从而将“青年”的概念历史化？也许还有这样的问题，即以何种方式想象青年？心理学、生理学的，抑或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或哲学、美学的？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历史知识，还需要一定的史学理论做支撑，除此之外还需要涉猎大量的跨学科知识和方法。在《青春奥秘：青年的历史存在与社会角色》中，我们看到这些问题都有所涉及，并在认识上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这里的研究在某种程度和意义上证明，青年，有自己的历史！这种说法似乎显得过于谨慎和保守。但是，这已经足够了——青年史的研究，将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一路走过，留下的是探索者的足迹——或显或隐，或深或浅，但无论如何，探索者的精神是最宝贵的。谢老真正地走进了青年的历史。对于中国青年研究，这是一片蛮荒丛林。谢老刚刚走进来，某些大方之家或者可以说，他见到的还只是树木，尚未真正见到森林。然而，正如菲力浦·阿利埃斯在

《儿童的世纪》一书序言中所说：“历史学家研究的最佳时机，就在于他刚刚开始想象全面看问题的时候，就在于笼罩着地平线的薄雾尚未散尽的时候，就在于他离原始材料尚未太远、那些材料还保留着它们的新鲜感的时候。历史学家的功绩也许不在于捍卫自己的观点，而在于将自己新发现的快乐传递给读者，使他们感受到那个未知世界的色、香、味。”于此，我可以对谢老说：足矣！在这片蛮荒之林，借用凯鲁亚克小说的名字，谢老确如一个“孤独旅者”，或者“荒凉天使”，但这份孤独与荒凉，是幸运的旅者与天使才可以享有的。谢老的快乐，我们是可以想见，也可以分享的。

谢老书稿杀青付梓之际，曾几次嘱我做序。说实话，这不能不令我忐忑、犹豫。谢老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青年研究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且年龄上足以堪比我的父辈，为尊者、长者序，似有不妥。但回想过去这八年间，我与谢老真的成了忘年交，就青年与历史的诸多问题，倾心交流，书信往来累积下来竟有八九万字。念兹在兹，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终成以上文字，是为序。

田杰

2017年3月20日于深圳

推荐序作者介绍

田杰：深圳青年学院原副院长，教授。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理事，获得中国青少年研究事业突出贡献奖，全国团校优秀教师深圳市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著有《文化与思维》《青年美育概论》等专著及大量学术论文。